

返场

路明

完，再哼唧哼唧骑回杨浦。南汇那边蛮客气，每人送五只水蜜桃。他想好了，一只留给妈妈，一只给姐姐，一只给妹妹。路上太累太渴，没忍住，一个人全吃了。

有朋友跟他要一双球鞋，他一口答应。去踢比赛，球鞋绑在自行车后座，半路偷偷藏起一只。到场地一看，啊呀，鞋掉了。没办法，临时找替补队员借。回到厂里，理直气壮去后勤领鞋。这个月领左脚，下个月领右脚。后勤师傅嘿嘿一笑，又来啦。他也笑，肩膀一搭，走走，吃香烟去。

什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，讲讲的，他一脸不屑，踏上球场，就是要拼，就是要赢。赛前双方球员列队，互相鞠躬、握手，向依学习，老客气的。哨声一响，眼睛碧碧绿，该对抗对抗，该放铲放铲。顶多比赛后，再握手的时候，打声招呼，刚刚不好意思哦，动作大了，没控制好。依好讲啥，依没啥好讲，依只好讲，不要紧不要紧，没事体没事体。

球赢了，第二天早去厂里，一帮人簇拥着，马屁乱拍，香烟怎么发。输了，当场跟领队请假，明天不上班了，怕挨骂。有一回对沪东造船厂，怎么射门都不进，打在门框上好几个。终场前被对手反击，0:1输掉比赛。他酒精过敏，向来滴酒不沾，那天郁闷之下，路边买了瓶酒，一口气全喝了。结果在马路牙子上蹲了半天，难受地喘不过气来。

球场上，磕磕碰碰，乃至擦枪走火，是家常便饭。嗓门都粗，脾气都暴，都是工人阶级，啥人怕啥人。他打过两回大规模的架。一次是对前锋飞踢本队守门员，他看不过去，把年轻的门将拉到一边关照：你会开球门球，把球踢到我跟那人中间。球出来，对方见状上抢，他亮出鞋底，连人带球铲翻。另一次对阵中机厂（中国纺织机械厂），有队员使阴招，连续击打他下身。他火了，照下巴一拳，打掉对方四颗门牙。混战中，中机厂有个替补，出了名的狠角色，绕到他身后，对准耳根一记重拳。他踉跄跌倒，失去平衡，怎么都爬不起来。事后验伤，内耳受损，颈部二级软组织挫伤。扔台吧，他点一根烟，舒展地笑了。为此，他和那替补各被禁赛一年。

经此一役，他更加声名远扬。多少女工，假装借个零件，跑到他车间，偷偷看一眼。或者下班后，围在场边看他训练，一边痴笑。他一走进弄堂，必定有球传到脚下。那边叫，大弟，咱一个，意思是“pass”，传球。跟engine叫“引擎”，spring叫“斯必林”一样，人人懂。工厂和足球，同样是舶来品，深刻地影响了这座城市的的气质。工厂讲契约，足球有规则。同一条弄堂，后弄堂近球场，踢球的多，搞七捻三的少；前弄堂靠马路，赌博、偷鸡摸狗、阿诈里，样样来。足球给人一个盼头。就好像，只要有球可踢，那么再艰难再困窘的日子，也总还值得活下去。

再后来，为解决居民住房困难，弄堂球场上造了三层住宅楼。他痛心，“主场”没了。昔日挥汗如雨的回忆，成了五行山下的枷锁。从厂队退下来，他还是继续踢球，和一帮旧时兄弟。用蒙太奇的手法，一只皮球飞上天，落地时，场上都是老头子。

时间不均匀流逝。六十多岁时，他们踢人家五十几的队伍，几个配合一打，轻轻松松。十年过去，对手变化不大，他们这边，装支架的支架，坐轮椅的坐轮椅。好几个不在了。追悼会出来，彼此提醒，随身带救心丸。好不容易凑齐人，租了场地，挑了个无风无雨的日子，半场跑下来，输赢不说了，对手根本就是躲着他们，避免任何身体接触。他心里窝火，打算冲进禁区抢个点，想想自己断过的肋骨，算了。

厂子早没了，原址盖起高楼楼盘。老街区面临旧改，规划中，这里将成为“世界级滨水区”。连绵弄堂一朝瓦解，几十年的邻居，顷刻散落四方。他想好了，等拿到动迁款，大头给儿子媳妇，小部分留给自己，附近租个单间，也是过。这一辈子，上学、上班、踢球、谈朋友、打麻将、打相打，包括住院手术，都在这块地方。像那个电影里不下船的人，执拗地留在原地，任周遭风景变幻。

那天聊完，他说送我去车站。我说不用，他说没事，就当出门散散步。弄堂出来，路过一所小学，两队学生在踢比赛。他站定了，对我说，要么，你先走吧。

正是工人足球如火如荼的时候，规模大点的单位，都有自己的球队。碰到比赛，他和队友提前收工，车间里出来，先去食堂吃饭，大师傅端出红烧肉和葱烤大排。要是打客场，比如下午三点钟，对阵彭浦机器厂，十几辆自行车呼啸出厂门，敌后武工队一样。最远的一次，他们骑车到南汇，几乎纵贯整个上海。大热天，喘口气，擦把汗，马上上场。比赛踢



“文汇报笔会”
微信公众号

石头、泥沙、清水和来回

阮文生

1. 这里我来过，又不像来过。我把自己怀疑上了。我有点呆了。主要是五座牌坊，竖在面前，前所未有的。我僵直着，被石头卡住，目光也僵直了。我不能顺利地看鼻子底下的萝卜青菜，更多温暖的样子，都在阳光里。不像早晨，黄山冬天的早雾就像冰箱里的水气，我被狠狠地冷冻了一回。我在骑车，手和车龙头一样又冷又硬。天气一阵阵的，不好说。山脊线在波动，由于贴在牌坊的后面，我还是能看到一大团色彩，主要是绿的，也有灰的，还有一些我说不上来的意味。我一点点地看，一座座地看。这样能弄清一些来龙去脉。

这地方叫葵姑，是岭下苏村水口处，往大一点说，是安徽黄山区永丰乡。1965年，五座牌坊被打碎。因为和水库扯到一块，我把它想成冬天的活动，那年头冬闲修水库是普遍的。沿山水库的基坝涵洞需要石块，就用打碎的牌坊去补洞吧！冬天搬动石块，手吃不消的。早晨我扶着车把，虽然戴着手套，一上午也没暖和过来。有人和我握手，说你的手怎么这么凉？也可能是夏天发生的事。因为这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想法，没有热量催发不出的。

1965年，这些累加的石块，足够一些地方沉重又冰冷，也足够一些嗓音红涨着脸，而不远处的兴修水利是火热的。这样的连接和设想，应该是破天荒的。这么说下去，铁锤对准牌坊不可避免。肌肉在空中大块鼓突，动作在平台抡得又圆又狠。“轰”的一声，牌坊倒下，一团响亮一团粉尘同时从泥土里腾起。足够的脚再踏上去。石块运到水里反复清洗。一个设想一个工程差不多了。后来，一波又一波的涟漪，在水鸟的羽毛下日见稳定日益丰满。

我在发呆。似乎发呆了呆，才能清醒过来。这时没有风，中午的阳光是大团大团的温暖，我的背脊有点汗蠢蠢，仿佛是对曾经的冷冻的补偿。1965年，我够不着。1990年代，葵姑已被撕开一个大缺口，除了空白还是空白。现在我把自己怀疑上了，因为空白面目皆非了。其实是牵动了我的来来回回。

那一回，我和一个朋友骑自行车从县城往这里来。乡下中学的友友已经给我买好了市面少见的花生。离葵姑不远的公路上布满沙子。一个老农从头到脚地披着稻草出现了，下坡的路面让一些情况变得古怪、突然又猛烈。应该说，那时候我有些冲。车子撞上了老头。我们一起倒地。真是要命！我用带血的双手扶起老头。他大声地呻吟，让我六神无主。郊游的心情一点没有了。没想到村里的书记是一个学生家长。老头的村里的村民也是他的长辈。他用我听不懂的土话和老头说话。又让我去小卖部买点东西来。等我从目的地回来时看情况再说。

同行的朋友是陪我的，顺带他去乡下看看女同学。单身少女的房间里，少见的蓝格子红方块床单。纸鸽子要飞不飞的样子，是床枕头里的一个动态。床头柜、一排书、台灯、铁皮饼干盒被格式化。淡淡的清香似有若无。乡下的墙壁不够白，可女同学的脸白里透红，她压轴般地坐上床和凳子上的我们交谈着。总之，信用社的几平方米的房间里的安宁温馨，被压缩也深化了。

中学里的文友，在单身房间里摆

开招待的架式。几张骨牌围住火锅和酒，至今温暖又清晰。我们三个人睡一张床，是横着来的，让椅子凳子接住脚。大家一起说着酒话。同行的朋友惦记着女同学，她已经名花有主，但不妨碍他在这个夜晚不断地喊着她的名字。可我却被撞人的事弄得心情破碎。一经酒水，伤疼火辣辣起来。我晓得，一个年老的生命的，离死是近的，这么一撞，离死更近了。要是一晚过来，老头死了怎么办啊？

还好，一切都过来了。一个段落是艰难的，即使落下血疤。总的来说，时间是通畅的，暴殄、苦痛和忧思堵不住。

半个世纪过去了，五座牌坊仿佛一队生灵，从大雾里消失，又从原野里突围了。葵姑还是葵姑，坦平的土地里是萝卜青菜，侧面的山脊还在不停地起伏。

2014年冬修水利，村民们发现了水库里的石块，像发现新大陆，激动和不安让苏村沸腾了，一个决定就像当年的炮声，从水库冲天而起。捞上来捞上来，花多大代价也得捞上来。真是糟糕！脾气火爆的后生骂起来！应该是孙子在骂爷爷。他们激烈地争辩着谁是真正的罪人。2014年，2015年，苏村异常繁忙。几乎全村人出动了，铁器和石块碰得震天响，丢进水里的东西又回来了，沉甸甸的担子在肩头晃悠。满是泥巴和伤痕的石头，在葵姑摆开架势，就像回到久远的里的那场准备。2016年，在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努力下，每块石头就像断裂的骨骼，对准原来的位置和高度重接。很好，没一点错位。破碎的记忆开始完整。那些榫头再次清晰！一切重新开始，它们整齐划一，阅兵式的步伐一般，走过岁月和原野。

2021/12/14

2. 对于这套石头组合的群体和高度，苏雪林是个答案。虽是大师，但她们方言一样，出手的刚烈、纤徐和坚守，都是相似的。一辆卡车过，我看到腾空的石块弥漫着浓浓的浊气。一个村子竖五座牌坊，要力量的。村里的事情延伸在外，一些名字住到石头上。那里的沉默比鞭炮响亮，有的惊动了皇帝。涑溪河里的水很清，船歌里的事也是慢慢大起来的。河水在岩崖留下页码，石头就柔软了。进入精美是要过渡的。必吉岭一带的山地，是上苍堆垒黄山余下的。充沛的地力四下散去，排场和用途遇见了目光。我好几回来岭下苏村。河道的白沙，独个的是粒粒坚硬的颗粒，堆一起成了柔韧的水坝。小孩在边上玩。跑车轮子陷下去，又转起来。几个洗衣服的女人，沿水埠头蹲下，丰满的腰身等于补足又加重了半个圆弧。水流和小孩都在里面。鹅鸭也在。鹅的头上一点红，又白又红的，曲项高歌着。鸭是麻灰的，它们把乡村的调子下降了。我上次来时，女人们用竹篮子装衣服，这次还是。仿佛那蓝衣服没洗完，我又来了。梭罗说，女人的衣服是从没有完工的一天的。

苏村的女人，都是角儿。四座牌坊里的事我还是说一说——

这家伙耍流氓了。曹婉怒不可遏，丈夫、近万人的卓村男丁都被这帮家伙杀了。她奋起一脚。兵痞握着裤裆嗷嗷叫。那一脚要力量。那一脚

落成了牌坊群里的第一座牌坊。阳光照耀，血性和气节，还在石头里滚滚着。浓痰堵在喉咙。嘴对嘴地将痰吸出。一个冬天里曹婉不知吸出多少浓痰，曹婉不嫌也不说。总之，婆婆的气接上了。婆婆感动得对人就说。曹婉从小喜欢写字画咏诗填词。十七岁嫁到苏村，二十岁丧夫。对待婆婆胜过亲娘。诗画里的劲道，成了孝道，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爱。年纪轻轻就没了丈夫的杜田、杜炳，都是岭下苏村的媳妇。杜田能扎针，善长儿科妇科，基本是手到病除，她从不收村民诊费。54岁逝世，全村男女老幼为她送葬。娘家给杜田领养了一个小孩，为婆家继承香火。杜炳长夜孤灯抚育独子。后代都很出息。医学专家大学教授，儿孙满堂造福社会。

一些故事仿佛在等着。苏村的女人一出现，故事的名字就有了。“流芳千古”“冰清玉洁”等汉字，端端正正地在石上刻下。小时候，苏雪林就追寻在家乡的故事里，就像沉迷在青山塔、希范堂、希贤桥一样。

曹氏遭遇乱军，见她貌美，他们如狼似虎要她入宫。经过一个粪池，那种牛粪、猪粪、人粪倒一起的大粪池。臭气熏天苍蝇飞舞，肥胖的蛆虫在相互挤兑着争夺着，掉进里面的阳光也在发酵。曹氏要求上厕所。好半天没出来，军士进去搜索。人不见了，可是粪池在晃动。军士惊愕地张大嘴巴。多年之后，苏雪林的手指按在永丰《杜氏族谱》上久久不离：伯醒妻曹氏，路过厕旁遂自投于秽，中秽毒死，时22岁。这要多大的力量才能往里跳啊？苏雪林闭着眼睛，双手紧握桌沿。36岁的江南女子李氏，被乱军当作一座漂亮的房子给烧了。伯珍被乱军刺掉十指，血在涌流，鲜红又暗淡了石板，妻子桂氏不顾一切地赶来，昏倒在丈夫身旁。醒后，她破口大骂。替丈夫骂，替村子骂。骂这些杀人放火连孔子孟子书都烧的人。刀斧手一拥而上。夫妻两人的尸体堆一起。家里的狗来了，寸步不移地伏守着主人。不吃不喝，最后死在他们身边。

生生不息的英勇义志，战乱的惨烈和惨害，让苏雪林拼命也要读书。奶奶反对终归失败！是母亲躲妮将自己的嫁妆卖了，让她去京城、法国读书。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有了《棘心》《绿天》，花了半生心血写出的180万字的《屈赋新探》，开创了学界一条新路。苏雪林本是宋代苏辙之后。苏辙的玄孙苏继芳任桐陵县令，当时金兵南侵，他欲归隐峨眉不成，遂避难江南，岭下苏村成了苏氏繁衍之地。宗祠里的楹联：颖水声远，眉山世泽长。这是个神奇的地方！苏雪林百回故里，海宁学舍的枯萎多时的紫薇竟然绽放出鲜艳的花朵。生机去了远方，现在又回来了。

2021/12/21

3. 惊动皇帝的人叫苏成美，人称苏百万。那时，我在太平。同事中好几个苏老师，都是来自苏村。苏老师常说苏百万，我知道了这是个很富的人。乡下的位置，离苏村比城里近，来自苏百万的信息比较密集。“富”字，也仿佛睡了一长觉，开始觉醒。那时，我不关心苏雪林，我在乡下教数学，“百万”名字好！也很数学。

光绪三年，山西旱灾无人无数。连年战乱，朝廷无力赈灾，号召社会捐助。苏百万手头紧，还是捐了白银

2021/12/23

2021/12/24



选自中华艺术宫“入木——黄永玉版画艺术展”

笔会

春潮
(版画)
黄永玉